

從美國人選談到我們的團結

【海滄灘】

在美國總統大選以前，無可謂言。我們自由中國的反應，尤甚是官方的報章。新聞的取捨，報導的詳畧，總是對於共和黨有點偏愛。但匿臣堅尼地為着協防金馬電視辯論時，我們的表現豈僅不夠沉着。有些言論，實已超過《明本》身立場所必需。造堅尼地行情上漲，勝利在握。我們又忙不迭的轉向，甚至將食皇失措的態度為然。

他十年以前在國會裏所說的話摘錄出來，以證明他對我們的好感由來已久。我們敏感。別人也敏感。愈是見風轉舵，愈顯出我們騎虎難下之態。患得患失之心。毋怪外籍記者的通訊。每出以諷刺的口吻。而國內一般輿論，亦不以這種

食皇失措的態度為然。

一種觀念的形成。自有其歷史的背景，十餘年來。提起民主黨，我們總難忘懷馬歇爾政治調處和艾契遜發表白皮書這兩件事，前者我們往往視為中共得以坐大的根由，後者則視為友邦之落井下石。特別是這兩年。因為民主黨巨頭

陸續發表的主張。大都不利於我。瞻前顧後。於是很自然的助我們的疑慮。而另一方面。共和黨執政八年。中美兩國政府配合無間。臣僚發善考華先後來訪問。尤使我們在體受友情溫馨之餘。益增其信賴之念。

其實。深入一點看。並不盡然。假如我們能夠屏除意氣。我們得承認。當我們危難之際。民主黨政府幫助我們的實在不算小。雅爾達協定。誠然是羅斯福在不健康的生理狀態下所造成之錯誤。但就他支援我們抗日戰爭那一段過程而言。平心而論。可謂無微不至。及杜魯門繼任。蕭規曹隨。絕未更張。戰後對我經濟援助工作之積極。乃為有目共睹的事實。再說政府遷台之初。當時風聲鶴唳的景象。至今記憶猶新；其後所以總得住腳安得住心者。固由於我們協防命令的。正是民主黨的杜魯門。至於有人以為。大陸淪陷。應歸咎於馬歇爾的政治調處。則顯然是文過飾非。昧於貞已。我們總不會健忘。三十六七年之交。我們的內政糟到怎樣程度。在病入膏肓的情勢下。縱或歇爾不作善意的調處。而美國仍然不計效率的源源援助。恐怕我們將自持無怨。壞事做得更多；充其量苟延殘喘。迴光反照。依然是一樣悲慘的結局。試想。大陸幾萬里河山。竟在那麼短促的時間丟得精光。豈是等閑之事？豈僅是外在影響所可斷送的？天助自助者。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那時是共和黨當政。對於一個自甘暴棄的朋友。恐亦無能為力。其次。白皮書發表。不消說。給我們的刺激相當深。然而艾奇遜的立場畢竟不同於我們的立場；為艾奇遜着想。化了那麼多的心血和財力。終未能挽救一個友邦沉淪的命運。在責任上。他必須對美國人民。有個明確的交代。只要白皮書的內容是事實。那我們只有慚愧。只應反省。而不該怨尤。若謂美國的白皮書不發表。我們的士氣即可振奮。危局即可扭轉。自欺欺人。更是不值一笑。

【未完】

說小俠武篇長

白髮魔女傳

晏羽生書·香

第十八回 兼試毀長城 將星搖落
苦心護良友 劍氣騰空
式英臺

高迎祥在流關戰死。李自成正式襲用「闕王」的尊號。

得捕翼飛到川西。當下想道：「這小闕王也是一個人物。

這批人實待我與他平分了吧。」正想開言。李自成道：

：「練女俠。我求你一件事事情。」

玉羅刹道：「什麼事？」

李自成道：「這批珠寶。咱們分毫不要動它！」

玉羅刹道：「什麼？」

李自成道：「這批珠寶。咱們分毫不要動它！」

玉羅刹道：「什麼？你們不也是來劫珠寶的嗎？」

李自成笑道：「起先是想劫它。現在我已查得清楚。這批

珠寶可動不得！」

玉羅刹道：「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皇

帝的小子的我們也劫。爲何這人的却劫不得！」

李自成又

笑道：「練女俠。皇帝的好劫。到了這人手上。可就不

好劫了。」

玉羅刹道：「這是爲何？我到要請教。請

教！」

柏林女人多於男人 女人尋找丈夫不易

泊松聯合電。如有人要娶一妻有良好教育、有文化。有高尚性格。有溫柔

祥稱為「闕王」。把李自成稱為「小闕王」。直到後來

高迎祥在流關戰死。

李自成

說出自己部衆的下落。恨不

得插翼飛到川西。

當下想道：「這小闕王也是

一個

人物。

這批人實待我與他平分了吧。」

正想開言。李自成

道：

：「練女俠。我求你

一件事事情。」

玉羅刹

道：

：「什麼事？」

李自成

道：

：「這批珠寶。咱們

分毫不要動它！」

玉羅刹

道：

：「什麼？你們

不也是

來劫珠寶的嗎？」

李自成

道：

：「起先是想劫它。現在我已查得清楚。這批

珠寶可動不得！」

玉羅刹

道：

：「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皇

帝的小子的我們也劫。爲何這人的却劫不得！」

李自成

又

笑道：

：「練女俠。皇帝的好劫。到了這人手上。可就不

好劫了。」

玉羅刹

道：

：「這是爲何？我到要請教。請

教！」

李自成

翻

身下馬。

招手請玉羅刹下來。

一同坐在地

上。正色說道：

：「滿州圖謀我們中國甚急。邊關形勢極

外。同心合力的往前衝去。圓到北境也不難。

咱們現在

緊。這是你

知道的了？」

玉羅刹

道：

：「邊防之事與這批

珠寶有何關係？」

李自成

道：

：「你聽我說。先前我還不

知道這個人身份。所以也想劫他的珠寶充當軍餉。現在

知道他是南疆羅布族大酋長唐瑪的兒子。唐瑪是南疆各

族盟主。

清

：「圓王 圓王 這個王號好極了！」

自便

把高迎

出一個適當的來

當時李

成

道：

：「我們現在圓一步

是

一

步。圓到什麼地步。誰都不知道。如果大家不振作

的話。也許就圓不回陝西；如果大家把生死禍福置之度

外。

同心合力的往前衝去。

圓到北境也不難。

首要之事乃在圓、圓、圓！稱不稱王。稱什麼王。我覺

得都無所謂。殊不必爲這些虛文尊號。浪費精神！」

此

話

都

無

所謂。

殊不知

圓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

言

一

出

圓